

#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13位ISBN编号：9787214064752

10位ISBN编号：7214064758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马勇

页数：4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 内容概要

1898年秋，多愁善感的康有为发觉自己所期待的政治变革愈趋无望，他所仰仗的光绪帝或许已被慈禧、荣禄所废黜。康有为将想象当事实，筹划了一场政变，准备用袁世凯的新军和唐才常的江湖英雄捉拿老佛爷。结果，朝廷意外获悉这场阴谋，轻而易举地予以制止。

对于这场未遂政变，清政府曾有明确结论，被处死的谭嗣同等人也供认不讳，然而由于康梁后来的话语强势，将一场未遂政变说成反动势力的镇压。一切都被颠倒了。

本书依据新旧史料重新建构这场政变的来龙去脉，结构宏大，叙事严谨，高潮迭起，悬念连连。著者创造性回答了究竟是谁走漏了政变消息。日本、英国、俄国人在这场政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谭嗣同为何坐以待毙，张之洞为何救杨锐，荣禄为何救林旭，特别是李鸿章为何出面保护政治对手张荫桓，袁世凯究竟有没有泄密，翁同龢究竟是被谁罢免的。对这些历史悬案，作者提供了与传统说法很不一样的解读。

#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 作者简介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拉开政治变革的帷幕

外交难题与内政改革

官场来了个年轻人

激进与保守：中国政治的古老话题

政治变革悄然发动

### 第二章 改革共识与差异

废八股还是废科举

一个可以适可而止的新科举方案

京师大学堂：新政第一大举动

话语权、控制权与利益关切

### 第三章 维新阵营：内部争斗与外部冲突

洛阳纸贵：《时务报》的成功

无法共富贵：《时务报》的内部争斗

湖南新政：中国新希望

谁是湖南新政的终结者

### 第四章 党争与利益集团

王照上书：无关乎新旧

罢免礼部六堂官

超常提升四军机章 京

伴食宰相与宠臣斗法

外交调整：党争的外部资源

### 第五章 改革步入深水区

制度局：废我军机？

懋勤殿：夺我大权？

裁撤冗署与冗员：官场大地震

### 第六章 各路英雄会京城

一个传说引发的政治恐慌

等待伊藤

李提摩太来了

袁世凯进京

绿林好汉也来了

### 第七章 想象冲突与冲突想象

杨锐建议成了政局转变的关键

康有为铤而走险

政局变动中的日本因素

### 第八章 破绽在哪里

刀逼袁世凯

皇太后突然回宫

康有为悄然出走

### 第九章 政治转折关键点

其实没有谁告密

重建垂帘体制

“多余的话”：康广仁究竟说了什么

第一批抓捕

### 第十章 政治清理：为了再出发

国际干预：挽救张荫桓

诛杀六君子

#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清查与防止扩大化  
黑暗终归会过去

##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 精彩短评

- 1、最后康有为出逃那段，想起了白崇禧从华北出逃的经历
- 2、马勇的很多关于清末的书都存在着内容重合的现象，需注意。
- 3、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重新认识真实的历史
- 4、这本书要用心读，还要知道过去的一些说法，这样才能理解这本书的价值。大致上说，作者通过重建1898年叙事框架，讲了一个与过去所理解的完全不同的故事，应该说作者的讲述比过去的研究更接近历史真相，更合乎逻辑和人性。
- 5、对增加文学修养很有益处
- 6、这是一本批判康有为的书
- 7、改变大脑的认识
- 8、合乎太后的人性，今上的人性
- 9、严肃读物没有板着脸写\*
- 10、这本书真不错 学到了很多西
- 11、咳咳，史料什么确实枯燥无味也就算了，竟然不引述原文、自说自话的也能说得这么枯燥的，才是少见。
- 12、这是看看有什么新观点，感觉没啥
- 13、史家笔法，可做历史研究的借鉴。控制住了写作中的趣味倾向，中立客观的表述方式很值得学习。
- 14、虽然观点标新立异，但马老师的作品总是以史料和逻辑说话，不得不让人服气。马老师对盛行的帝后党争论提出了颠覆性的说法，把康梁等人权力欲和书生气渲染出来，到最后铤而走险，再一次感叹书生误国。而康广仁等人被抓后的囚徒困境，又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政治风暴。蝴蝶效应再次应验，可叹。
- 15、是你也不看看谁写的啊~
- 16、马老师的书基本可以构成一个近代史系列。  
1898,1900,1911.
- 17、好书，曾经买过茅海建的史事考，枯燥，想看看生动描写，这本还不错，略薄，不够细致。

1、做人莫学康有为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人，他自视甚高，自比圣人，以为天下无出其右者，做事情为了目标都可以不择手段。但他毕竟又是一个书生，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人，那点自负与自傲都带着迂腐的书生味。这注定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的目标虽然高，手段虽然多，但是在老练的政治家眼里，那点小心思就如三岁孩童的狡诈一样，一目了然。读马勇《1898年那场未遂的政变》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不是失败于袁世凯，不是失败于慈禧太后，而是失败于康有为。一则失败于康有为的锋芒毕露。皇帝初次召见，一同前去谢恩的时候，康有为遇见荣禄，荣禄向他问起改革的事情，并表示改革阻力较大，康有为竟然说杀一两个一二品大员就没事了。如此霸气侧漏，怎么能不让人反感。他之所以如此锋芒万丈，是因为他内心自视太高，以为自己不是池中之物，一遇风雨便化龙，如今又得天眷，皇帝亲自召见，他以为自己可以只手推进改革。这在他和孙家鼐出事上就可以看出来，京师大学堂初设，孙家鼐是主办官员，康有为不是想着和对方一起办好学，上来就要将孙家鼐排挤出去，自己要独掌大学堂。二则失败于康有为的四面树敌。晚清主张改革并非他一个人，官吏之中如张之洞、李鸿章都是开明的官员，虽然改革方向与他不一样，但如果善加引导，未尝不是助推改革的一股力量。但康有为却不，他先和张之洞闹翻，到了朝廷上，又将一个个大臣推倒对立面。孙家鼐原本和他同一战线上的人，因为大学堂领导之争，又树立了一个敌人。书中说包括慈禧太后本身也是康有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敌人，本来慈禧太后交政于光绪，这已经还权了，对于改革慈禧太后也是赞成的，但康有为却非要自以为是地以为慈禧太后干政，将朝廷上的实力派一个个推倒了对立面。改革成了孤军深入，焉有不败之理。就这么一个不知收敛的改革孤军竟然要发动一场政变，拉拢的对象是袁世凯，袁世凯是一个天生做官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从不得罪人，那怕像康有为这样的不靠谱改革家。再加上他作为年轻领导，内心倾向于改革，难免对康有为说两句奉承话，这竟然让他信以为真，谭嗣同上门竟然逼迫人家入伙。我们的“正史”将这段政变的失败的归咎于袁世凯的高密。但是袁世凯手中兵士不过六千人，枪械弹药又是分开保管的，即便他没有高密，即便他像康有为一样头脑简单，见识迂腐，他经谭嗣同一番热血鼓舞，立刻答应一起干，要去把荣禄杀了，他的胜算又有多大？这场政变就能成功？康有为最大的长处在于他能忽悠，戊戌政变失败，他流亡海外，忽悠别人说自己有皇帝的衣带诏，四处找华人华侨骗钱，有人想要看看这衣带诏，开口便被他当头棒喝，而这个衣带诏，按照马勇在书中的分析，那其实就是皇帝给杨锐的一份圣旨，含义就是让康有为出去，表示着皇帝开始讨厌他，想要抛弃他这个改革的导师。康有为却把这个旨意忽悠成了一份救亡图存的圣旨。有趣的是他在海外还四处封赏官员，封赏的条件就是交钱。他因此捞了大笔银钱，过上了钟鸣鼎食地生活。晚年还回国开矿，与人争执，不惜杀人。这样的人，你怎么能相信他能改革成功。

2、转杜树人先生文章一篇，同是批评马勇的笔法，写得比鄙文好太多了：《完全可以想象成的晚清史》（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9/1076294.shtml>最后两段太刻薄，没发。方舟子应该来收拾这类书才对。如今纠结在韩寒的身高上，实在是可惜了。如果将这本《1898那场未遂的政变》交到方舟子手上，他肯定会如获至宝。因为书中大量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没有作任何说明。例如，袁世凯第二次觐见光绪之后所收到的荣禄电报，其实是在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中得到澄清的，即，所发电报是对当时社会谣言而做出的正常反应，而非有意要欺瞒袁世凯。然后马勇先生却在书中完全不提茅海建的功劳，而巧妙地将成果都归到了自己的头上。他这样写道：“荣禄的电报是一个客观存在……”然后就将茅海建的成果简述在后面，继而以一种高姿态宣布：“对于这个大背景，史料记载很明白，但过去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戊戌话语的深刻影响，许多研究者以为荣禄的电报指示在制造一种紧张空气……”继而说道：“这个说法太具想象力了。显然也是对荣禄人格的侮辱，具有很鲜明的康有为色彩……”（页390）仿佛过去包括茅海建在内的学者都是被康梁瞒骗了，而只有他马勇一人看穿了历史的迷雾。运用同样的方法，马勇在书中地大量地吸收了茅海建、孔祥吉、黄彰健、汤志钧等人的成果而没有加以任何说明。什么方法？具体说来就是，虚构出一个当下已经没有人主张的“当下主流观点”，然后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拿来，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英勇地和这种官方欺骗世人的“主流观点”作战的真猛士。于是，世人皆醉我独醒，大家别被教科书欺骗啦，快跟着我来读历史吧。有人或者会说，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所以不能要求作者给出引注。这其实混淆了编和著的分别。如果是编辑一本书，声明书中所写都是他人创造的话，就可以在书中不给出引注。例如，教科书就可以不处处引注。但是，如果是“著”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虚构性著作，那同样也可以不注，比如写小说。但如果是像这本书这样，是属于非虚构性著作的话，那大部



分都是要引注的，散文集、游记之类的例外。因为知识是财富，而用他人的财富则要声明，如果没有引注，就要在正文中说明。引注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告诉别人这项财富拥有者。如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同样不是学术著作而只是社科科普书，但同样给出了必要的引注，在引用到孔祥吉的研究时专门给予了说明。又如蔡鸿生的《学境》，不过是随笔，但用到他人成果时都是引注了的。此前方舟子被指抄袭其导师的论文，并因此被其导师发邮件责难，就仅仅是因为他在一篇科普文章中用到了其导师的研究成果而没有注明。当然，当今中国引注不规范的情况俯拾皆是，按照这个标准，当今中国大多数的文史消遣读物，像《明朝那些事儿》和于丹的书，都能算是抄袭。但马勇先生作为一个多次感叹学术风气不善的学术圈中人，就应当做一番表率才对。所以学者写学术要引注。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说引注导致文风不畅，因此就不引注了。然而学术规范不应该是一句文风不畅就可以丢开的。若说文风不畅，那能不能等全书写完之后把引注加上去？若说为了是要为大众普及文史常识，那加上引注难道就会把大众吓住了于是不看这本书了？如果大众真的是为了兴趣爱好想看着玩的话，他们大不了不看引注、翻过就算，你加了引注又有何害？所以，窃以为，学者在写作之时不加引注，人们至少可以怀疑其居心叵测。尤其让人感觉不易的是，马勇在大段大段地吸收了茅海建和孔祥吉等人的研究之后，其最后得出的成果居然还能落后于他们。例如，在记述袁世凯和谭嗣同的夜会时，马勇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之后，试图自己指出谭嗣同所持的密诏是没有依据的：“只见这份所谓硃谕并非朱笔所写，而是墨笔所书，字甚工，口气倒很像皇上，大意是‘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飭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很显然，这份所谓硃谕只是皇上交给杨锐的那道密诏抄本，且不是逐字逐句照抄，而是归纳大意的记录。大约是杨锐交给林旭看过之后，林旭凭借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页395）由此可见，马勇甚至可能连研究戊戌变法最基本的史料之一，袁世凯的《戊戌日记》都没有看过，上引的引文只是从别人处引得。因为《戊戌日记》中非常清楚地记着，在马勇的那段引文后，就记载谭嗣同如此说道：“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2页。]谭嗣同这里讲得一清二楚，硃谕在林旭手上，他看到的是杨锐抄给他看的。如此，试问又怎么会是“杨锐交给林旭看过之后，林旭凭借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而且谭嗣同所出示的是原硃谕的由杨锐抄下的抄本，而非什么归纳大意的记录。《戊戌日记》为日后袁世凯追忆所记，因此归纳大意的是袁世凯，而非康有为。就连这么基本的层次都看不出来，马老师是粗心，还是学疏？此处马勇很可能吸收的是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然而却没有看仔细，因为在黄书中，在这段被他吸收的段落后面马上就有和他上文相抵牾的内容：“……光绪赐杨锐密诏，杨锐需传知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又需照例将密诏缴回给光绪，则杨锐势需用墨笔过录数份。谭八月初三日见袁时，所持光绪密诏为杨锐墨笔过录本，与事理相合，袁《戊戌日记》所记这一点确凿可信。”[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434页。]马勇如此，真是用真人真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感人的真理：学者是超越其时代的，陈寅恪那样的学者是超前于其时代的，而有人则是反方向的。



## 章节试读

### 1、《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的笔记-第1页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历史记忆。问题是如何面对这种苦难，是从此消沉、堕落，还是奋力改变？

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第二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人的痛苦记忆。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更不能赢得国际的尊重，中国必须改变先前三十多年的发展模式，必须逐渐消除、减弱自己的特色，逐步与世界同步。知耻而后勇，这是中国圣人的教诲。中国在经历了空前的奇耻大辱之后重新起步，追随对手走上微信道路，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变，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巨额资金砸到中国，中国经济地图日新月异，中国人信心倍增。

### 2、《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的笔记-第440页

#### 康有为的出走路线

按理说，“1898年中国故事”至此可以结束了，“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也都交代清楚了，我们的叙述似乎可以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只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或者说这个重大案件的首犯康有为，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下落。至于那些追随者、合谋者，在后来也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遇，值得一说。

我们知道，康有为在9月20日天亮前凄凉离开了北京，正式他的悄然出走，终于引爆了这个惊天大阴谋，引发后来的故事。

悄然出走的康有为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所以他没有接受友人的劝告，绕开荣禄的辖地天津，更没有换上僧人的装束远走蒙古，而是带着仆人李唐于凌晨四时许直奔马家堡火车站，也就是后来的永定门火车站，现金的北京南站。

#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